

现代名家名作欣赏

沉 沦

郁达夫 著



台海出版社



国防大学 2 070 3068 4

沉 沦

郁达夫 著

现代
名家
名作
欣赏

主

副主



台海出版社

62m. 98 / 1

责任编辑:晓 洋 谢 香

封面设计:郑炳宏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名家名作欣赏 第1辑/《现代名家名作欣赏》编委会编。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1999.2

ISBN 7-80141-040-8

I. 现… II. 现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 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8258 号

台海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

邮编:100009

河北省满城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66 印张 1600 千字

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

书号:ISBN 7-80141-040-8/I·22

定价(全八册)96.80 元

前 言

郁达夫（1896—1945），原名郁文，达夫为其表字，浙江富阳人。早年就读于嘉兴府中学、杭州府中学，1913年赴日本，相继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、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科学习。1921年参与组织文学团体“创造社”，1922年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、武昌师范大学、广州中山大学。1938年去香港、南洋群岛一带从事抗日爱国宣传活动，新加坡沦陷后，流之于苏门答腊。

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中，无论是为人文，他都算得上是极具个性的一位。他的创作，一如其为人，从不顾忌别人怎么看，而任其情与欲备受压抑的痛苦流泻，看似漫天节制而近于狭邪，但实则却内蕴骨力和高洁，非大手笔而不能为。

在创造社，除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外，小说、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便是郁达夫。他最先是以小说名世。从1921年出版小说集《沉沦》，到1935年发表其最后一篇小说《出奔》，他的小说集中在这一期间内创作和面世，而且形成了极为强烈的社会影响，曾一度被认为与鲁迅小说“双峰并峙”，各代表了一种趋势和成就。显然，鲁迅代表的是写实主义的倾向，而郁达夫代表的则是浪漫主义了。其实更准确一点说，郁达夫小说的倾向性特征，是兼取了新旧浪漫主义的内在精神，而且颇受了些日本“私小说”的影响，更自由身的内在气质注定，从而形成的浪漫抒情的浓重自传色彩。他说过：“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，说出来，或者人家要笑我，我觉得‘文学作品，都是作家的自叙传’这一

句话，是千真万确的。”

《沉沦》是郁达夫小说的开山作，这篇作品引起了歧议，但也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，并且决定了他小说创作的基本路向。小说中的主人公“他”是一个留学日本的青年，他渴望身心的自由和爱情，但又因为“弱国子民”而备受轻侮和嘲弄。控诉了帝国列强的恶劣行径。

郁达夫还有一类小说，表现了一种更为高尚、美好的精神与情感，这类作品以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和《薄奠》为代表。在这类作品中，作者沟通了痛苦生存的知识者与苦难生存的下层劳动者之间的隔膜，使其中作为知识者的“我”在与那些具有善良心性和美好情感的劳动者在生存遭际中发生关联，让劳动者的无私的精神和情感照亮这些知识者痛苦心灵中的黑暗。

郁达夫的小说自成一格，而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同时，郁达夫还是个很了不起的散文家和诗人。尤其是他的散文，无论是记游记人记事，都才情相生，文笔优雅，很多都是难得的佳什，而且已经成为传世的名篇。



郁达夫 像

目 录

沉沦	(3)
南迁	(36)
附译：歌德的《迷娘的歌》	(78)
茫茫夜	(79)
采石矶	(106)
茑萝行	(124)
秋河	(138)
春风沉醉的晚上	(145)
薄奠	(158)
秋柳	(169)
离散之前	(203)
怀乡病者	(212)
烟影	(217)
过去	(226)
微雪的早晨	(242)

沉 沦

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。

他的早熟的性情，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，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那一道屏障，愈筑愈高了。

天气一天一天的清凉起来，他的学校开学之后，已经快半个月了。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。

晴天一碧，万里无云，终古常新的皎日，依旧在她的轨道上，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。从南方吹来的微风，同酿酒的琼浆一般，带着一种香气，一阵阵的拂上面来。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，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，他一个人手里捧了本六寸长的 Wordsworth 的诗集，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。在这大平原内，四面并无人影：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，悠悠扬扬的传到他的耳膜上来。他眼睛离开了书，同做梦似的向有大吠声的地方看去，但看见了一丛杂树，几处人家，同鱼鳞似的屋瓦上，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，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。

“Oh, yOUSerenegossamer! youbeautifulgossamer!”

这样的叫了一声，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

呆呆的看了好久，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，索息的一响，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。他回转头来

一看，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，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，温微微的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。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（Ether）中，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。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。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。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，躺在情人膝上，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。

他看看四边，觉得周围的草木，都在那里对他微笑。看看苍空，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，微微的在那里点头。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，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，背上插着了翅膀，肩上挂着了弓箭，在那里跳舞。他觉得乐极了。便不知不觉开了口，自言自语的说：

“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。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，轻笑你，愚弄你；只有这大自然，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，这晚夏的微风，这初秋的清气，还是你的朋友，还是你的慈母，还是你的情人；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，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。”

这样的说了一遍，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，好像有万千哀怨，横亘在胸中，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。含了一双清泪，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。

Beholdher, singleinthefield,
YouSolitaryHighlandlass!
Reapingandsingingbyherself;
Stophere, orgentlypass!
Aloneshecuts, andbindsthegrain,
Andsingsamelancholystrain;
Oh, liSten! forthevaleprofound,
Isoverflowingwiththesound.

看了这一节之后，他又忽然翻过一张来，脱头脱脑的看到那第三节去。

Willnoonetellmewhatshesings?
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
 For old, unhappy, far-off things,
 And battle long ago:
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,
 Familiar matter of to-day?
 Some natural sorrow, loss, or pain,
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!

这也是他近来的一种习惯，看书的时候，并没有次序的，几百页的大书，更可不必要说了，就是几十页的小册子，如爱美生的《自然论》(Emerson's《On Nature》，沙罗的《逍遥游》(Thoreau's《Excursion》)之类，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的读完一篇过。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，读了四行五行或一页二页，他每被那一本书感动，恨不得要一口气把那一本书吞下肚子里去的样子，到读了三页四页之后，他又生起一种怜惜的心来，他心里似乎说：

“像这样的奇书，不应该一口气就把他念完，要留着细细儿的咀嚼才好。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后，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，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，没有梦想了，怎么使得呢？”

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，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儿厌倦起来，到了这时候，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，不再看下去。过几天或者过几个钟头之后，他又用了满腔的热忱，同初读那一本书的时候一样的，去读另外的书去：几日前或者几点钟前那样的感

动他的那一本书，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。

放大了声音把渭迟渥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，他忽然想把这一首诗用中国文翻译出来。

《孤寂的高原刈稻者》

他想想看，“Thesolitaryreaper”诗题只有如此的译法。

“你看那个女孩儿，她只一个人在田里，
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儿，她只一个人，冷清清地！

她一边刈稻，一边在那儿唱着不已；
她忽儿停了，忽儿又过去了，轻盈体态，风光细腻！
她一个人，刈了，又重把稻儿捆起，
她唱的山歌，颇有些儿悲凉的情味：
听呀听呀！这幽谷深深，
全充满了她的歌唱的清音。

有人能说否，她唱的究竟是什么？
或者她那万千的痴话
是唱的前代的哀歌，
或者是前朝的战事，千兵万马；
或者是些坊间的俗曲，
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？
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，必然的丧苦，自然的悲楚，
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，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。”

他一口气译了出来之后，忽又觉得无聊起来，便自嘲自骂的

说道：

“这算是什么东西呀，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？英国诗是英国诗，中国诗是中国诗，又何必译来对去呢！”

这样的说了一句，他不知不觉便微微儿的笑起来。向四边一看，太阳已经打斜了；大平原的彼岸，西边的地平线上，有一座高山浮在那里，饱受了一天残照，山的周围酝酿成一层朦朦胧胧的岚气，反射出一种紫不紫红不红的颜色来。

‘他正在那里出神呆看的时候，喀的咳嗽了一声，他的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。回头一看，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改装成一副忧郁的面色，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。

二

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。

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，真同嚼蜡一般，毫无半点生趣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，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，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。在万籁俱寂的瞬间，在水天相映的地方，他看看草木虫鱼，看看白云碧落，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，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。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，他便把自己当作了 Zarathustra，把 Zarathustra 所说的话，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。他的 megalomania 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 成了正比例，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也难怪他不愿意上学校去，去作那同机械一样的工夫去。他竟有连接四五天不上学校去听讲的时候。

有时候他到学校里去，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。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，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，他同学的眼光，总好像怀了恶意，射在他背脊上的样子。

上课的时候，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，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：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，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。看看他的同学们，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，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，心思却同飞云逝电一般，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。

好容易下课的钟声响了！先生退去之后，他的同学说笑的说笑，谈天的谈天，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，在那里作乐；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，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，兀的不作一声。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，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作乐去，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，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，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。

“他们都是日本人，他们都是我的仇敌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，我总要复他们的仇。”

一到了悲愤的时候，他总这样的想的，然而到了安静之后，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：

“他们都是日本人，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，因为你想得到他们的同情，所以你怨他们，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？”

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，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，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，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，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；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，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。

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，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，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。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，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，他又忽然红起脸来，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。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，一天一天的远离起来。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，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。

有一天放课之后，他挟了书包回到他的旅馆里来，有三个日本学生同他同路的。将要到他寄寓的旅馆的时候，前面忽然来了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。在这一区市外的地方，从没有女学生看见

的，所以他一见了这两个女子，呼吸就紧缩起来。他们四个人同那两个女子擦过的时候，他的三个日本人的同学都问她们说：

“你们上哪儿去？”

那两个女学生就作起娇声来回答说：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高声笑起来，好像是很得意的样子；只有他一个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们讲了话似的，匆匆跑回旅馆里来。进了他自家的房，把书包用力的向席上一丢，他就在席上躺下了——日本室内都铺的席子，坐也席地而坐，睡也睡在席上的——他的胸前心还在那里乱跳；用了一只手枕着头，一只手按着胸口，他便自嘲自骂的说：

“You coward fellow, you are too coward!”

“你既然怕羞，何以又要后悔？‘既要后悔，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，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？’

“Oh, COward, coWard!”说到这里，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女学生的眼波来了。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！

那两双眼睛里，确有惊喜的意思含在里头。然而再仔细想了一想，他又忽然叫起来说：

“呆人呆人，她们虽有意思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她们所送的秋波，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？唉！唉！她们已经知道了，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，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！复仇复仇，我总要复她们的仇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那火热的颊上忽然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。他是伤心到极点了。这一天晚上，他记的日记说：

我何苦要到日本来，我何苦要求学问。既然到了日本，那自然不得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。中国呀中国！你怎么不

富强起来。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。

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，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？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！

到日本来倒也罢了，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。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，岂不在那里享受荣华安乐么？这五六年的岁月，教我怎么能挨得过去。受尽了千辛万苦，积了十数年的学识，我回国去，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？

人生百岁，年少的时候，只有七八年的光景，这最佳最美的七八年，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，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。

稿本的二十一岁！

死灰的二十一岁！

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，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。知识我也不要，名誉我也不要，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“心”一副白热的心肠！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！

从同情而来的爱情！

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！

若有一个美人，能理解我的苦楚，她要我死，我也肯的。若有二个妇人，无论她是美是丑，能真心真意的爱我，我也愿意为她死的。

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！

苍天呀苍天，我并不不要知识，我并不不要名誉，我也不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，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“伊扶”，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三

他的故乡，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，去杭州水程不过八九十里。这一条江水，发源安徽，贯流全浙，江形曲折，风景常新：唐朝有一个诗人赞这条江水说“一川如画”。他十四岁的时候，请了一位先生写了这四个字，贴在他的书斋里，因为他的书斋的小窗，是朝着江面的。虽则这书斋结构不大，然而风雨晦明，春秋朝夕的风景，也还抵得过滕王高阁。在这小小的书斋里过了十几个春秋，他才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来留学。

他三岁的时候就丧了父亲，那时候他家里困苦得不堪。好容易他长兄在日本 W 大学毕了业，回到北京，考了一个进士，分发在法部当差，不上两年，武昌的革命起来了。那时候他已在县立小学堂毕了业，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。他家里的人都怪他无恒性，说他的心思太活：然而依他自己讲来，他以为他一个人同别的学生不同，不能按部就班的同他们同在一处求学的。所以他进了 K 府中学之后，不上半年又忽然转到 H 府中学来；在 H 府中学住了三个月，革命就起来了。H 府中学停学之后，他依旧只能回到他那小小的书斋里来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正是他十七岁的时候，他就进了大学的预科。这大学是在杭州城外，本来是美国长老会捐钱创办的，所以学校里浸润了一种专制的弊风，学生的自由，几乎被缩服得同针眼儿一般的小。礼拜三的晚上有什么祈祷会，礼拜日非但不准出去游玩，并且在家里看别的书也不准的，除了唱赞美诗祈祷之外，只许看新旧约书。每天早晨从九点钟到九点二十分，定要去做礼拜，不去做礼拜，就要扣分数记过。他虽然非常爱那学校近旁的山水景物，然而他的心里，总有些反抗的意思，因为他是一个爱自由的人，那些迷信的管束，怎么也不甘心服从。住不上半年，那大学里的厨子，托了校长的